



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 歌唱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 著 徐 琴 译
译林出版社



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

[奥地利] 约·马·西默尔 著 徐琴 译

IM FRÜHLING SINGT
ZUM LETZTENMAL DIE LERCHÉ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奥)西默尔(Simmel,J.M.)著；
徐琴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Im Frühling singt zum letztenmal die Lerche

ISBN 7-80657-556-1

I.云... II.①西... ②徐... III.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1979号

Copyright © 1990 by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München
Chinese 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 2004 by Yilin Press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登记号 图字：10-2000-055号

书 名	云雀在春天最后一次歌唱
作 者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
译 者	徐 琴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原文出版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München 199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4
字 数	329千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56-1/I·423
定 价	(精装本)23.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文版前言

约·马·西默尔

我曾经在许多国家当过很多年记者,但是从未去过中国。因此,现在我的几部长篇小说也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感到特别荣幸和高兴,我希望不久将去那里访问。

作为记者,我曾经被派去报道许多战争,我报道过那么多的死亡、镇压、灾难、困苦、不公正和恐怖,所以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打算写写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威胁人类的危险,例如,破坏环境,不负责任的分裂原子核的试验,或者分裂细胞核的试验,即使用脱氧核糖核酸这种生命的组成部分做试验,或者写那些今天已经能够在几分钟之内使地球上的全部生活完全瘫痪的所谓“计算机病毒”,写酗酒和吸毒,由于一种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全球化,或“第三世界”受到的剥削,我想用一种简单明了的语言来写,为的是让我的话进入读者的大脑和心灵,使他们能够在惊愕和愤怒之余最终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和感受到,是谁在今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痛苦,所有这一切以及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和肇事者。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曾经将这种写作方式叫做“fiction”,也就是一种事实和虚构的混合体。

当年,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了我的意图:在我想写的书里出现的人物,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的,为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我的小说的人物形象里重新看见自己。

我从来不愿意将枯燥和文学混在一起，总是希望写得和现实一样激动人心。而且全是真心话！在我的书里，不应该出现一句谁也看不懂的话。所有的人都应该能够读懂我的书里的每一句话，无论是洗衣女人、邮递员、电话接线员、有轨电车司机、工厂的工人，还是国家政要、百万富翁、大型企业的总裁。我想让这些掏钱买我的书的人，花了钱也要有所得，不仅仅得到娱乐和解释，而且还要得到一种宽慰，让他们觉得有一个在那里写作的人，也有着和他们相同的问题、恐惧和忧虑，这个人有的时候（非常罕见）成功地找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或者成功地消除了一个恐惧和一个忧虑……

我们生活在糟糕的时代。

我不知道，除了通过人性、教育、爱情、博爱、宽容，以及我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够想像出来的最勇敢的决定，即妥协，人们是否还能够有其他办法来消除所有这些威胁着我们的巨大的危险。

在大约四百年以前，生活着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名字叫约翰·多恩。他当时就知道这一点。请允许我引用他的精辟言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岛。每一个人都是陆地的一部分。如果大海冲走了一块泥土，整个欧洲就会缩小了一点，就好像是一个岬角或者一座属于你自己或者你朋友的城堡被吞没了似的。任何一个人的死，都使我缺少了一点，因为我是被卷进了这个人类的世界。因此，我决不想知道，时钟在为谁鸣响：时钟永远都在为你鸣响。”

（蔡鸿君译）

序 幕

十八岁的苏珊娜·马文从衣柜里拿出一叠衬衣,扔进一只敞开的箱子里。父亲问她是否疯了,她答道:“我完全正常。如果有人疯了,那么这个人就是你。”

“那你为什么现在就要搬走?”

马库斯·马文博士在几分钟之前才回到家中。

“因为我再也无法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苏珊娜又从衣柜里拿出衬衣,塞进床上的箱子里,它的旁边还放着一只箱子。

“你吸了什么?”

“我吸了什么?”

“毒品。你到现在还没有清醒过来吗?”

“我清醒得很。我永远都不会吸毒的。”毛衣和内衣飞进了第一只箱子。苏珊娜很匆忙。

“告诉我,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受够了。”这个灰眼睛的姑娘说道,她身材苗条,一头深褐色的头发。“我已经厌倦了你和你的那些朋友。自从你回到家以后,我就几乎无法呼吸了。我所希望的是,在我出门之后你才回来。我的父亲竟然参与此事,这对我来说已经够糟糕的。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父亲竟然参与如此卑鄙的事情。如果不是《法兰克福汇报》披露的话,你们还会继续保持沉默!”

“哦,原来如此。”马库斯·马文博士恍然大悟。他突然感觉累极了,重重地倒在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床上。“你指的是这件事。我

应该想得到的。不要再收拾衣服了！我们根本就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你们没有……”苏珊娜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不要笑！我们黑森州环境监督局根本就没有隐瞒什么。是厂方向我们错报了事故的等级，他们上报的是最轻的事故。因为我们感觉不对劲，所以就着手调查此事，查明事实之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常故障，而是紧急故障。你不要再收拾了！”马文把一只箱子扔在地上。内衣散落出来。

“今天是1988年2月5日。在1987年2月6日，也就是一年前，在比布利斯A反应区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事故。”苏珊娜·马文的语调显得尤其平静，但是当她拿起箱子，重新把内衣放进去的时候，她的双手颤抖。“厂方向你们汇报的是正常故障，是吗？正常的故障！你们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查出这是一起紧急故障。然而，在一年后的今天，由于报纸报道了，我们这才知道，自己差点在一起该死的核电站的最严重的事故中丧生！不要碰我的箱子！如果你再敢碰它的话，我就马上离开，连睡衣也不带。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抗议建造核电站，而我的父亲竟然是这种人！竟然把这起最严重的事故隐瞒了一年时间，这种无耻的行径让我只想到一点：我必须离开这里。离开你。越快越好！”

马库斯·马文博士四十二岁，他身材瘦削，面部狭长，拳曲的黑发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直没有梳理过。这时他突然大叫道：“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最严重的事故！从来都没有出现核泄漏的危险！”

“不要大喊大叫！”苏珊娜驳斥道，“你应该在一年前，在其他地方大喊大叫。但那时候你却死不开口。”

“苏珊娜，你不能这样和爸爸说话，知道吗？不能这样！”

“美国原子能监督局声称，比布利斯会发生核泄漏的。”

“这一点我自己清楚。”此时此刻，马文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与自控。“这些美国人就喜欢夸大事实。他们这样干已经无数次了。

苏珊娜,爸爸求你不要再收拾行李了!你妈妈十一年前离开了我!你就是我的一切。”

“是你的一切?是你曾经有的一切!我要离开这里。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我的父亲竟然是原子能黑手党成员!”

“我不允许你……”

“你无权干涉我!我的父亲是原子能黑手党成员!难道你以我为喜欢这么说吗?他竟然在监督局工作!监督——真是个笑话!你们早就被这些黑手党收买了!你们还隐瞒了什么?隐瞒了多少最严重的事实?你和这些刽子手混在一起,你这么做究竟得到他们多少好处?”

“如果你不立刻为此向我道歉的话,那……”马文暴跳如雷。

“是吗,是吗,那就怎么样?”苏珊娜这时也大叫起来。两个人喘着粗气,面对面地站着。“那你就要打我?如果你想让我道歉的话,那就把我打死吧。我永远都不会向你道歉!现在我才看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才理解了妈妈。你们的监督局隐瞒了真相,这你是无法否认的!”

“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厂方刚开始向我们汇报的是正常故障。像这样的正常故障有四五千个。如果我们每一次都要向公众报告的话……”

“那么你们之间的生意早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就成了不负责任的恐慌制造者。”马文气喘吁吁地说道,“飞机在飞行中每天都会发生正常故障,你认为该怎么办?难道飞行员都要告诉乘客吗?”

“但是你们查明,这是一起紧急故障。”

“没错,这是我们查出来的。是我们!”

“是在五个月之后。”苏珊娜冲向父亲。

马文躲开了。“苏珊娜……”

“不要叫我‘苏珊娜’!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起紧急故障!紧

急故障！核泄漏……”

“见鬼，我再说一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一点点核泄漏的危险！”

“对此你完全肯定，是吗？”

“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们的监督局就是因此而设立的。”

“在我要发疯之前，我再说一次：在1987年2月，发生了一起最严重的事故，而国家环境部却在1988年2月才得知这条消息，你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吗？”

“我们并没有向国家环境部，而是向核反应器安全局作了汇报。这还要我再说几遍？另外，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将来我们也会立即向国家环境部作汇报。”苏珊娜拖着箱子，朝门口走去。

马文拦住了她的去路。“不要……求你了……求你不要丢下我！”

苏珊娜继续朝前走。

马文紧紧地抓住她。

苏珊娜像对待陌生人似的看了他很久。最后，她蔑视地笑了笑。马文转过头，闪到一旁，因为他无法忍受这种笑容。苏珊娜拖着两只箱子，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朝大厅走去。此时，马文一动不动地站着。苏珊娜打开大门，走了出去。门砰的一声合上了。不久，传来了苏珊娜发动汽车的声音。

马库斯·马文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像块石头。他思绪万千。先是我的妻子走了。现在是我的女儿走了。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自从我放弃了导演工作，十年来我一直在监督局工作，坚信自己做得正确。所有的同事对此都坚信不疑。所有从事核能工作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核能是对人类的恩赐。洁净，无害，不排放二氧化碳。没错，比布利斯事件是被隐瞒了。但不是我们，不是监督局隐瞒的！而是那些总是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隐瞒的——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不是我的过错。苏珊

娜却因此离开了我。

从前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房子,充满了爱。接着伊丽莎走了。但是在离婚时苏珊娜被判给了我。我仍然拥有苏珊娜。可爱的苏珊娜。我看见周围的孩子和父母相互之间缺乏理解,看见他们的关系破裂,孩子们叛逆,离家出走。我总是尽量给苏珊娜各种自由。她可以替绿色和平组织工作,甚至参加抗议核能的运动。她所有的事都可以做,只要能留在我的身边就行了。我也不会成为越来越多的被自己孩子所抛弃的父母中的一员。尽管如此,苏珊娜还是离开了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如何生活下去?

马文的双腿突然发软,瘫倒在楼梯的台阶上,这时,他想起了苏珊娜最后冲着他叫喊着的一个问题,一个叫人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上帝啊,做这件事的人为什么偏偏就是你?”

第 一 部

1

母牛慢慢地立了起来，摇晃着，又倒在地上，原野上的另外几头牛也站立了起来。这时候，两个男人坐在一辆越野车上，正穿过广阔的原野直驶而来。

“生下来就是畸形，”开车的瑞·埃文思说，“它们不是用蹄，而是用关节走路。先生，您看——您叫什么来着？对不起，我的耳朵不好。”

“马文，”他身边的一个男人答道，“我叫马库斯·马文。”他看上去憔悴、苍白，一副精疲力竭的模样。

“对了，是叫马文。”瑞·埃文思指着一头畸形的牛，它根本无法直立。“马文先生，您看看这头牛！这怎么叫人不感到难受呢？它们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小牛早就被狼吃了。”

两头直立起来的牛又倒下了。

“先生，您看到了，这些牛根本无法直立。真是凄惨。我只能为它们哭泣，整天哭泣。”

在这片原野的后方是小城梅萨，它坐落于华盛顿州东部荒芜的高原上，与加拿大接壤。这里一直刮西南风。按照风向，梅萨最靠近巨大的汉福德原子核能区。商用核反应器、核试验废料仓库、氟工厂、铯工厂以及加速器试验基地里所排放出来的有毒物质都对这个地区产生影响。哥伦比亚河环绕着原子核能区，河水浇灌高原上的玉米地、马铃薯田、牧场、葡萄园以及水果园。哥伦比亚河和梅萨城一样，也受汉福德原子核能区的排放物的影响。

空气在由远而近传来的隆隆声中颤抖着。马文抬头仰望天空。一架喷气式飞机低空掠过有二十几座核反应器的汉福德。

“飞机在三城机场降落，”牧民瑞·埃文思抬高了嗓门，“这里是降落道。”

“一直是吗？”

“是的，风向一直不变。”

马库斯·马文是坐车到这里的，他在车里转过身，打量着汉福德的建筑物和核反应器。在冰冷、明亮的太阳光的照射下，它们的轮廓显得格外清晰与刺眼。马文看了看表。1988年3月11日，星期五，11点28分。

“三城机场是个大机场，”马文抬高了嗓门，“核电站有爆炸保护设施吗？”

巨大的飞机从他们的头顶掠过。此时的轰隆声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许多核电站都没有，”埃文思大声回答道，“反正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马文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牧民。他感到十分震惊。我真不愿意相信，他心想。我还以为所有这么说的都是骗子。可是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在最近的几个星期，无论我走到哪里，经历的都是同样的事情。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几个星期。伟大的主啊，这种事情是多么龌龊啊！

苏珊娜,这个疲惫、苍白的男人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啊,苏珊娜。

在苏珊娜离开自己之后不久,马文就被监督局派到美国,考察美国的安全系统。比布利斯事件使德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监督局想知道,美国是否拥有比德国更好的系统。他们并没有派他到这里来,的确没有。他应该前往安全的核电站,前往那些最多只发生过几起正常故障的核电站。但是他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路线旅行。所以,他来到了华盛顿州,来到了汉福德原子核能区。

你是对的,苏珊娜,他心想。你所有的朋友都是对的。但是事实比你们所知道的、所认为的还要糟糕。我们曾经是多么幸福,苏珊娜,是多么幸福啊。

他突然想起了但丁·阿利盖里的一句话:“在不幸的时刻回忆起幸福的时光,那么痛苦就不算什么了……”幸福的时光,他绝望地想着。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驾驶座上的那个男人。他穿着灯心绒裤、皮靴,在花衬衣的外面套了一件皮夹克。马文穿的他差不多。马文拿着一架相机,不停地拍着照片。他的身体发颤,心想,我可以在德国拿出证据。我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所说的事情。

牧民瑞·埃文思三十七岁,这是他告诉马文的。但是他看上去有六十岁。脑袋上几乎没有一根头发。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双眼无神。甲状腺肿大。这里的许多人都是这样,马文心想。甲状腺肿大。

马文看见在原子核能区的边缘处耸立着三台几米高的生产杀虫剂的小型机器,它们排放出来的毒烟飘浮在田野的上空。从早到晚不停地排放毒烟,埃文思是这么说的。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几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埃文思说,“羊圈里产下了怪物。羊羔的脑袋太小或者长着两个脑袋。没有腿。没有尾巴。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的小羊为什么长成这副模样,这里许多牧民的幼畜都是这个样子。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原因。

是核反应塔泄漏出来的核辐射,大量的辐射致动物于死地,致人于死地,并且污染土壤与水源。”他指着远处的原子核能区。“就在那里,先生,您看到那个 T 核反应塔了吗?”

“看到了。”马文拍了照。

“先生,您是搞物理的。但是您摆弄着相机,看上去倒像是摄影专家。”

“我拍摄过纪录片,”马文答道,“但是我是研究物理的。”他无声地补充了一句。

“核物理吗?我的意思是说,和那边的人一样吗?”

“不是,我是在一个监督局工作。”

“在德国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核辐射泄漏吗?你们无需关闭或者停产任何一台核反应器吗?”

“有几次,只是暂时性的,都是小故障。多亏了安全系统,我们才能完全控制住局面。”马文费力地吐出每一个字。这会要了我的命,他心想。这一切都会要了我的命。苏珊娜,苏珊娜。痛苦再也不算什么了……

“请您住口!”埃文思大叫道,“没有安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安全。我们这里,你们那里都不安全。您是在用生命作赌注,先生,在你们那里同样会发生这种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只是您不知道罢了。”

马文的思绪突然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只有走惟一的道路,才能避免威胁性的气候恶变: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使用有益环境的核能!”

这句话是马库斯·马文说的,那是在去年 11 月的某个下午,在格哈德·岗茨教授位于北海济耳特岛上的度假屋里。那是个雾蒙蒙的初冬,天气十分寒冷。

六十三岁的吕贝克物理研究所所长岗茨教授高大强健,他邀请马文前来面谈,是希望说服马文放弃自己的核狂想论。情形越

来越表明,岗茨的希望是徒劳的。身为黑森州环境部监督局成员,从事核物理工作的马库斯·马文根本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岗茨痛苦地觉察出这一点。

“不,不是的!”他满怀激情地说,“如果您宏观地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您立即就会发现这条道路是错误的!目前核能所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五,可笑的百分之五。”

马文也越来越激动。“那么就必须建造更多的核电站——尽快地建造。”他叫喊起来。

岗茨在这一天感觉很不舒服。他胃痛,感觉到一种火烧火燎的刺痛。有人告诉他,他邀请来的这个人认识许多大人物,他精明、理智、思维敏捷,但是这个家伙比其他的白痴好不了多少。岗茨想发火,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以便能够客观地和这个人进行交谈。

他说:“更多的核电站?是多少呢,马文博士?多少?为了能根本地解决实质性的问题,您必须在几十年内,每天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投入使用一座规模和比布利斯相当的新的核电站。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这幢老房子十分漂亮,白墙、蓝色的门、蓝色的窗框,他们坐在大大的起居室里。墙壁都被书架遮住了,壁炉里烧着柴火。

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她是岗茨教授的助手瓦拉里·罗特博士。罗特博士中等个子,身材苗条,眼睛和头发都是褐色的。她说:“马文博士,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每天建造一座新的核电站。污染空气和大气的主要方式是排放二氧化碳,在未来的四十到六十年的时间里,它将导致最终的世界灾难的爆发。”

岗茨补充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能源资料能够证实,核能的增长将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用一种冒险来增大另一种冒险,”罗特博士说,“没有什么比这么做更加不负责任的了。如今,原子能协调委员会预计,到了

2000年,仅在美国发生核泄漏的可能性将会达到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四十五!”

“那么为什么在最近召开的世界气候会议上,与会者偏偏要求,现在要借助核能以减少工业国家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马文尖锐地问。

岗茨喝了一口茶,他的双手发颤。疼痛这时更加强烈。岗茨已经同多少个人交谈过,恳求他们不再参与摧毁世界的行为!这个人也许最后会听从自己的劝告。已经有一些人改变了观点。为什么这个人就不会呢?岗茨强迫自己继续说下去:“多伦多有一些核能支持者,他们就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辩论。在大会声明里这样写道:‘如果人们要利用核能,那么首先必须绝对保证能够控制所有与其有关的危险,这些危险就是,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能够用于制造核武器物质的进一步扩散的问题,发生事故灾难的问题!’马文博士,声明里就是这么写的,我参与起草了声明。我告诉您:就核能而言,您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随时都会发生一场无法想像的灾难……”

随时都会发生一场无法想像的灾难……这句话回荡在马文的耳边,这时,埃文思的吉普车在牧场上颠簸起来,他又回到了现实中。

“这种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同样会在你们那里发生。只是您不知道罢了。”

“那么您呢?”绝望中的马文变得十分好斗。“您又是怎么知道的?您是怎么知道德国情况的?这里绝大多数人就连德国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我知道,”埃文思愠怒地说,“我了解贵国的许多情况。我去过。”

“您去过德国?”

“我说过了。”

“是什么时候?”

“十二年前。在1976年。我先到了法兰克福。然后去了慕尼黑、汉堡、柏林和杜塞尔多夫。马文先生,我在那里待了四个月。我仔细地观察一切,在德国到处游览……”埃文思沉默了片刻,接着又回到老话题:“在你们那里也会发生同样的罪行,请相信我!”

他们驶上了公路,朝着小城梅萨的方向驶去。马文对自己感到很恼火,为几个月前自己在济耳特岛上的那幢房子里的态度而感到恼火,过了一会儿,他激动地开口说:“我曾经来过这里,埃文思先生。没有到这个地方来,时间不够。但是我去过里奇兰。我在那里和许多人交谈过。”

“怎么样?”

“那里有人告诉我,在三城地区大约有十五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核能为生。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做得对,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对此怀疑。您和我知道的差不多:里奇兰有一家超级市场,它悬挂着的一块巨大招牌上写着:原子食品。最大的保龄球馆名叫原子道。高中足球队球衣上的标志是什么呢?他们的球衣上印着一朵蘑菇云,埃文思先生。他们是怎样称呼自己的呢?他们自称是里奇兰轰炸员。这些人都是些小人物,他们完全任人宰割……”

“白痴!我说这些人是白痴,愚昧透顶!”

“埃文思先生,请您让我把话说完!里奇兰有一家很大的洗衣店,叫原子洗衣店。他们在宣传画上和巨幅广告上是怎么作宣传的?我看见过。我还拍了照片。洗衣店是如此招揽顾客的:‘我们用本城最热的开水——炸掉您衣物上的污渍。’”

“去他妈的,我说过:白痴。”瑞·埃文思这时加快了车速。他紧握方向盘。他们在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没有碰到一辆车。“这些人是白痴,马文先生!只有这样,这个该死的世界才能存在。白痴!”